

孩子减负,家庭教育咋调整

双减深观察

—家庭之变—



黄磊的孩子和同学暑假参加集体研学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
镜头1 主动权交还给孩子

“新学期开始,我积累了一整个暑假的读书笔记派上了用场,并且暑期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,这都对我这学期的作文很有帮助。”刚上四年级的小学生悦悦(化名)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,她对刚刚度过的暑假很满意,“除了完成假期作业,每周二、四有素描和写作课。其他的时间,主要安排的是自己喜欢的主持和舞蹈。”

悦悦的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,暑假开始前,几个家长就拉着自己商量怎么安排。“一个朋友打算让孩子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,我问对方为什么要提前,对方回答说怕跟不上。”张女士介绍,孩子爸爸也打算让女儿在学科上再下点功夫,但她却不赞同,最终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尊重孩子的意见,没有报托管班,而是以孩子自主学习和兴趣培养为主。

“假期结束总结来看,孩子基本都按照每天的计划表执行,学习打卡、运动锻炼、阅读写作,基本都没落下。”让张女士和丈夫都感到惊喜的是,这个“减”了学科培训班的暑假,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了,尤其是自己能主动把小学生必备古诗词、文言文背诵完成,提前预习英语单词、读英语。“暑假我一般上午8点多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学习,中午前会把自己的学习成果分享给妈妈,下午练习素描、上兴趣课,空闲时间就和小伙伴运动一会。”悦悦告诉记者,现在新学期开始,她还会将养成的学习习惯继续下去。

不继续给孩子“加码”,还能赢在起跑线上吗?对于有的家长商议如何转为“地下”继续“攒班”补习,一直主张素质教育培养的张女士有着对未来的信心,“当前的深化高中招生改革,把综合素质提到了突出地位,随着国家政策逐步落地,我相信原先那套培训方式对未来的升学的针对性将大大降低。牺牲掉孩子提升其他素质的时间去补习,还不一

“双减”,减的是学校作业,减的是课外培训。这一年,曾经教培王者的新东方名师们,在直播间用着流畅的中英双语卖着农产品,销量轻松突破1000万;另一边,学生们快乐地享受户外兴趣活动、校内多彩课程,则是减负后孩子们的缩影。老师们找到了出路,孩子们恢复了放松,看似皆大欢喜的背后,“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家长们,已经停止焦虑了吗?以前习惯了在校外给孩子“补餐”,一年来,他们也摸索尝试最适合各自家庭情况的道路。

镜头2 家庭教育紧跟上

如果说像悦悦这样学习自律和内驱力强大的“天使娃”属于少数,那么像黄磊(化名)这样“原先负责送孩子上培训班,现在每天要盯学习”是更多普通家庭、“普娃”们的缩影。

“教培时代的终结,一定程度上代表着‘自主学习’和‘家庭教育’时代的开始。家长们需要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来。”黄磊说,这样的角色转换,让不少家长感到如履薄冰。他和妻子分别是工程师和医生,但之前都因忙于各自工作,没有多少时间关注孩子的学习,“记得因疫情防控居家时,我曾给孩子补过课,也收获了不错的成果,但后来一上班忙起来就顾不上了,只能送到培训班。”原本习惯了“时间托管”和“孩子成绩上升”各种甜头的黄磊家,在“双减”后的这一年,渐渐降低着对培训班的依赖,面对上五年级的儿子,在放手与负责之间,黄磊展开了与孩子携手“打怪升级”之旅,也终将是一场寻找平衡之旅。

家长要付出更多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。这一年间,黄磊主动承担起了督导儿子学习的“重任”,一起读书、一起做题、一起运动、一起下棋,尽管每晚放弃了许多外出应酬的机会,但在家庭教育上付出的更奢侈的投入成本,收获了令人欣慰的结果——“儿子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不错,性格越来越开朗,我们之间

的亲子关系也非常好。”黄磊坦言,在“双减”以前,自己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家长,常常随大流地认为给孩子多报班多配课就是尽责任。“仔细看看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教育评价改革的思想政治、体育美育、劳动教育等系列文件,鲜明指示了未来的人才是什么样。家长应该真正参与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事业中,这才是需要孩子和家长一起全力以赴的大考。”黄磊相信,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成长,自律、清醒、坚定、坚持,不管环境如何改变,这是唯一不变的。

“双减”一年间,在黄磊孩子的班级中,大多数家长都把更多注意力转向了家庭教育。除了陪学习,还有陪玩、陪活动。黄磊告诉记者,这个暑假好多家长都没闲着。“我们班家委会的5名家长,轮流组织了一次集体研学活动,从前期报名,到参与组织、全程陪伴监管到最后总结,家长们都付出了时间精力,为的是让孩子们在减少学科培训的暑假中增加社会实践知识。”黄磊的儿子暑期也参与了班里组织的参观研学基地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,当志愿者、红色讲解员、学农实践等增长了见识,促进综合素养全面提升。“孩子们乐此不疲,就是家长跟着‘受累’。”黄磊表示,不管当“家教”还是当“后勤”,毕竟绝大部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还没有变。

镜头3 初中生家长左右徘徊

家长对学业的焦虑少没少,每个家庭不一样,但显而易见的是,一面对升

学,往往都不淡定了。

今年女儿上初二的家长吴丽华(化名)向记者透露,她暑假时请了一名大学生兼职家教一对一辅导,一节课200元,给女儿报了一周的课。吴丽华的女儿就读于岛城一所知名初中,“双减”之后,学校测验考试不再公布具体的分数和排名,本意是为了防止比较,但这让她的焦虑依然存在,学生们还是会在私下里估算分数,互相盘问,估摸出自己在同龄人之中处在哪个位置。那么女儿与更高分数的这个距离,在吴丽华看来就需要利用“加餐”才能弥补。

现在开学后还要不要继续约家教上课,吴丽华还有些犹豫,在适当的时候她觉得给孩子“加餐”还是有必要的。记者留意到,“双减”政策下,对于有培训需求的家长可能会聘请在职教师、退休教师、大学生等来辅导孩子学业,这些都属于监管部门监管的范畴。如果是机构出面组织的上门家教,更是不被允许的。从去年9月起,教育部就明确强调,“双减”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,要强化监督检查,加强与有关部门联络协调,加大对“一对一”“高端家政”“众筹私教”“住家教师”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作为初中生家长,“双减”后一年间,吴丽华总在左右徘徊,一方面看到孩子在学学校课堂上收获着成长、提升;一方面一想到一次中考可能很多孩子的人生就发生了改变,她便又有些紧张。“让家长们适应新政策,转变教育心态,还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。”她感慨。

如果把焦虑的家庭比作一张弓弦,过去一直紧绷着,蓄势待发,如今要凭外力让它立刻松弛下来,很难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,等待这张弦摆脱惯性、停止震颤,还需要时间。

采访最后,吴丽华拿出自己的记事本,翻开第一页她的记录给记者看:“在路上,有人奔向山川,有人走向大海。或许真正好的教育,不是让孩子跑得更快更远,而是允许孩子去选择自己想要抵达的远方。”

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